

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思考

——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》序

李宇明

—

清代末年,管学大臣张百熙请桐城派古文老将吴汝纶出任大学堂总教习,吴汝纶为此曾去日本考察教育三个月。^①日本人伊泽修二谓他曰:欲养成国民爱国心,须有以统一之。统一维何?语言是也……察贵国今日之时势,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。^②1902年,吴汝纶向张百熙建议,要“使天下语音一律”,“一国之民,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”。^③在切音字运动的大潮澎湃中,吴汝纶等统一语言的呼吁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“国语运动”。但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,是不可能实现语言统一的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,及时对汉字进行整理,对全国方言状况进行调查,对现代汉语进行规范,并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,大力开展推广普通话的工作。当时的推普方针是“大力提倡,重点推行,逐步普及”。推广普通话的重点是:方言较为复杂的南方方言区;城市;学校;青少年。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将工作重点放在“重点推行,逐步普及”上,要求到20世纪末使普通话成为教学用语、工作用语、宣传用语和交际用语。1992年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“八五”计划纲要》提出,新时期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是“大力推行,积极普及,逐步提高”。1997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又提出,普通话于201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,

205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普及。2000年10月,国家又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,把普通话规定为全国通用语言。

二

1994年,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、广播电视部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》,国家和地方相继成立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,至今已经测试了400余万人。实践证明,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新时期推广普通话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。因此,当前认真做好普通话的水平测试工作,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一环。

普通话水平测试,既是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工作,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在有了7年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实践的今天,加强对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科学研究,对于提高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质量和效率,显得尤为重要。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研究大约三个方面:

(一) 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理论的研究

理论研究要考察的是“测什么”的问题。这仿佛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:普通话水平测试要测试的不就是“普通话水平”吗?那么,进一步探问:什么是普通话水平呢?这可以有两种解释:第一种解释是,普通话水平就是人们掌握普通话这一语言系统的水平,包括普通话的语音系统、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。第二种解释是,普通话水平是人们运用普通话进行语言交际的水平,这不仅牵涉到对普通话语言系统的掌握,而且还牵涉到对各种交际语境的把握,牵涉到交际中使用的各种辅助符号系统,也牵涉到各种交际策略。

无论是从学理上说还是从测试实践上看,第二种解释都是较为可取的:就学理而言,语言只有用于交际才有价值,不用于交际的语言只是交际的备用系统;就测试实践而言,测试题目中都有说

话的内容,这说明现在的测试是考虑了交际因素的。此外,语言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,那么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不是要两种形式兼测呢?

人生下来并没有语言,语言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获得的。因此,所谓的普通话水平,实际是通过语言学习而掌握的普通话的程度。人们学习普通话有两种情形:第一种情形是生下来所习得的就是普通话,这种情形是近几十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才出现的;第二种情形是,生下来所习得的是汉语的某种方言或汉语之外的语言,在某一人生阶段才开始学习普通话,这在当前仍然是较普遍的现象。如果把普通话称为目标语言(L_1)的话,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过程,就是从零起点(L_0 ,第一种情形)或以某种方言、某种语言为起点(L_1 ,第二种情形)向目标语言不断进发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语言称为“中介语”(interlanguage,记作 L_i)。理论上说, L_i 可以同 L_1 重合,但是在实际中任何人的普通话都是有缺陷的,即使是最优秀的语言学习者,他的 L_i 也只能无限地逼近 L_1 ,而不能达到与 L_1 重合的程度。照此说来,普通话水平测试实际上所

测试的是 L_i 这种中介语。

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,中介语具有如下一些特点:1. 中介语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,中介语的每一个阶段都构成一个相对的语言系统。2. 中介语的各个发展阶段形成一个必然的系列,阶段的进程可以加快,但顺序不能颠倒。3. 中介语在任一阶段都可能出现“板结”,板结之后的中介语就可能成为学习这一语言者的终生水平;要打破这一板结,需要较强的力量。

普通话本来是不能分级等的,普通话水平测试可以划分级等,是因为中介语具有不同阶段。中介语理论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级等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当然,这也要求测试出的级等应当与中介语的阶段相合。此外,中介语理论还为“地方普通话”或曰“蓝青官话”确定了其应有的地位,为测试方式、测试手段的改进和当前

实行的“以测促训，以训保测”的原则等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(二)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方式方法的研究

方式方法的研究要考察的是“怎么测”的问题。测试大纲的编制，测试题目的拟定，合理的施测程序，成绩的评定，怎样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测试等，都有大量的问题值得研究。对测试的评价主要是信度和效度，也就是说，通过测试能够测得所有人的普通话水平所实际对应的中介语的阶段，并且测试的方式方法应尽量地简化便捷，又能有效地排除各种负面的干扰。

在此须要指出的是，语言交际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由语言输入、内化、语言输出、反馈四个环节构成的循环链。测试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，试卷(包括口头的提问与要求)是语言输入，被试依据语言交际规则和自己的语言水平作出相应的反应，这种反应一般都是使用语言作出的(体态等准语言在测试中常忽略不计)，因此实际上就是交际中的语言输出。测试人员根据被试的语言输出来对其普通话水平进行评定。

人们的普通话水平(或称不同阶段的中介语)是内化在被试的头脑中的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而测试是通过语言输出这种外显的语言及语言行为来实现的。这就有两个问题须要研究：第一，语言输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人们内化的语言水平；第二，什么因素可以减缩两者的差异，什么因素可以加大两者的差异，诸如语境的自然度、疲劳程度、紧张程度、被试的文化水平等等。

(三)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管理研究

管理研究属于语言规划(包括语言政策)和工作层面的研究。例如，普通话水平测试与普通话培训及其他普通话推广措施的关系，普通话水平测试同其他语言测试(如文字应用水平测试，HSK 测试)的关系，对不同人群的普通话水平的不同要求，获得不同等级证书者的不同工作待遇(或者说是普通话水平与劳动市场准人制度的关系)，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机构设置、队伍建设和经费管理，

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研究队伍的组建、研究项目的管理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，等等。通过这些研究，将已有的工作经验上升到理性层次，为相关的决策和测试工作的良性发展提供科学依据。

当然，普通话水平测试离不开对普通话本身的研究。几十年来，学术界对普通话语音、词汇和语法的研究取得了不小成绩，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，如轻声、儿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，汉语究竟有多少个音节，新词语、词语缩略、同形词语的规范问题等等。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对一般的普通话交际影响不太大，但是普通话水平测试则往往需要把这些问题弄得比较清楚。

上海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，把他们 1995 年以来的科研成果精心挑选，编辑为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》，交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有幸先睹，获益良多。

我虽然在调来国家语委工作之前就关注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，也曾经在湖北省为测试员们讲过课，但终归没有实践经验，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，实难对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说出个子丑寅卯。前面所言，多是从这本论文集集中得到的启发。

2001年5月，我曾经到上海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实地考察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他们在做好普通话培训测试的同时，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。注意收集资料并建立有多种用途的档案，注意采用现代化的手段辅助测试和管理，并成立课题组对普通话培训测试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，同时还聘请一批语言文字学专家做学术指导，出了不少成果。他们及时把科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工作实践中，不断提高普通话培训测试的质量和效率，并在工作中对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和完善。我认为，学术研究同培训测试有机结合，传统方式同现代化手段有机结合，专家同测试员有机结合，是上海市做好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重要经验，值得大力提倡。

注：

①姚永概“吴挚甫先生行状”，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教育思想》，第445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。

②《清末文字改革文集》，第27页，文字改革出版社，1958年。

③同②，第29页。